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五

目錄

黃忠戰斬夏侯淵

趙子龍漢水大戰

劉玄德智取漢中

曹孟德忌殺楊修

劉備進位漢中王

關雲長威震華夏

龐德擡槓戰關公

關雲長水滸七軍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智取荊州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五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黃忠戰斬夏侯淵

却說孔明分付黃忠。你既要去。吾教法正相助你。凡事計議而行。吾亦撥人馬來接應。你可小心。黃忠應允。和法正領本部兵去了。孔明告玄德曰。此老將。不着言語激他。雖去。不能成全功。他今既已去了。須撥人馬前去接

應。玄德曰。然。孔明喚趙雲曰。你可將一校人馬。從小路出奇兵。接應黃忠。若忠勝。你不必出。倘忠有失。你即去救應。又遣劉封。孟達。領三千兵。於山中險要處。多立旌旗。以為壯兵之虛意。令敵人驚疑。各自領兵去了。又差人往下辨。地名授計與馬超。令他如此而行。又差嚴顏。往巴西閬中守隘。替張飛。魏延。令飛延來取漢中。共同三路進兵。却說張郃與夏侯尚。來見夏侯淵。說天蕩山折了夏侯德。韓

浩。今聞劉備親自領兵來取漢中。可速奏魏王。早發精兵猛將前來策應。差人報與曹洪。洪知其消息。星夜前到許昌。奏知魏王。曹操聞知蜀兵來取漢中。愕然大驚。急聚文武商議。發兵救漢中。長史劉曄奏曰。漢中肥饒。今有聲息。倘有一失。中原震動。王休辭勞苦。可御駕親征。操自悔曰。恨當時不用卿言。以致如此。忙傳令旨。起兵四十萬。魏王親征。此時建安二十二年秋。七月終。曹操興兵。九月至。

長安。兵分三路而進。前部先鋒夏侯惇。操自領中軍。後軍救應使曹休。三軍陸續起行。操騎白馬。金鞍玉轡。錦衣武士。手執大紅羅銷金傘蓋。左右金瓜銀鉞。鎗棒戈矛。擺天子之鑾駕。打日月龍鳳旌旗。護駕龍虎官軍二萬五千。分為五隊。每隊五千。按青黃赤白黑五色旗。幡甲馬並依本色。光輝燦爛。極其雄壯。兵出潼關。操在馬上望見山邊一簇林木。極其茂盛。遂問近侍曰。此乃何處也。侍臣奏曰。

此名藍田。林木之間。乃蔡邕庄也。操與蔡邕素善。先時其女蔡琰。乃衛道玠之妻。曾被北番韃靼擄去。與胡人為妻。生二子。作胡笳十八拍。流入中原。操憐之。使人持千金入番取蔡琰。有左賢王。韃靼官名懼操之勢。送蔡琰還漢。操賜金帛。配與董紀為妻。當日到庄前。因想起蔡邕之事。令軍馬先行。操引近侍百餘騎。到庄門前下馬。時董紀在任所牧民。止有蔡琰在庄。琰聞操至。忙出迎接。操至堂。琰起居。

畢。侍立於側。操偶見壁間懸一碑文圖軸。起
身觀之。問於蔡琰。琰答曰。此乃曹娥之碑也。
昔和帝朝時。會稽上虞有一師巫。名曹盱。能
娑婆樂神。五月五日。醉舞舟中。墮江而死。其
女年十四歲。遶江啼哭。十七日不歇聲。跳入
波中。後五日。負父之屍。浮於江面。里人葬於
江邊。後上虞令度尚。奏聞朝廷。表為孝女。尚
令邯鄲淳作文。鐫音鑄碑以記其事。淳年十三
歲。文不加點。一筆揮就。立石墓側。先人聞知。

去看。時夜黑。以手摸其文而讀之。索筆題八字於其背。後人鐫石。繼打。故傳於世。是為先人遺跡。操讀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操問琰曰。汝解此意否。琰曰。雖先人所遺之跡。妾不知其意。操回顧衆謀士曰。汝等解否。衆皆低首。於內一人挺身而出。答曰。某已解其意。操視之。乃主簿楊修也。見管行軍錢糧。兼理贊軍機事。操曰。卿且勿言。容吾思之。操乘馬行三里。忽悟省。笑問脩曰。卿試言之。脩曰。

此隱語也。黃絹乃顏色之絲也。色傍攪絲是
絕字。幼婦者乃少女也。女傍少字是妙字。外
孫乃女之子也。女傍子字是好字。蓋白乃受
五辛之器也。受傍辛字是舜字。總而言之乃
絕妙好辭之四字也。此是伯喈贊美邯鄲淳
之文。乃絕妙好辭也。操大驚曰。正合孤意。此時
操惡楊脩之才高出於已而有殺操率衆行
脩之意恐人議論故佯嘆而行
至南鄭。曹洪接着。備言張郃之事。操曰。非郃
之罪。勝負者。兵家之常理。洪曰。即目劉備使

黃忠攻打定軍山。夏侯淵知王上兵至。固守未曾出戰。操曰。若不出戰。是其懦也。差人持節到定軍山。教夏侯淵進兵。長史劉曄諫曰。淵性太剛。恐中姦計。操草手詔與他。依命行之。使命持節到淵營。淵接入。使臣出詔。淵折視之。詔曰。

詔示夏侯淵知之。凡為將者。當以剛柔相濟。不可恃其勇耳。然為將。固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是一愚夫之敵。

耳。吾今屯大軍於南鄭。欲觀卿之妙才。勿

辱二字可也。

淵字妙才。操稱此者。謂淵之謀可稱二字。否。

夏侯淵覽畢大喜。重待使命。回訖。整率軍馬。要敵黃忠。後史官王友直因曹操試武將用謀。而作詩曰。

盡道麤官不足為。麤官必也是男兒。知兵豈在持戈戟。臨陣當專主鼓旗。應節便能分與合。隨麾不覺正為奇。他年恢復中原後。看取凌煙更有誰。

却說夏侯淵與張郃商議。淵曰。今魏王率大兵屯於南鄭。要討劉備。吾與汝久守此地。豈能建功立業。來日吾出戰。務要生擒黃忠。張郃曰。不可。黃忠謀勇更無法正多機。此間山險峻。只宜堅守。久必自退。淵曰。若他人建了功勞。吾與汝有何面目而見魏王耶。汝只守山。吾去出戰。淵下令曰。誰敢出哨誘敵。夏侯尚進曰。小將願往。淵曰。汝去出哨。與黃忠交戰。只宜輸。不宜贏。吾有妙計。如此如此。尚受

令引三千軍離定軍山大寨前行。却說黃忠與法正引兵屯於定軍山口。累求相戰。夏侯淵堅守不出。欲要輕進。又恐山路危險。難以料敵。只得據守。一日忠與正商議之間。忽有伏路軍報曰。山上曹兵下來搦戰。忠聽得就要出戰。忽一人奮然而出曰。將軍休動釣意。待某引一千軍從山小路抄上。將軍引兵來戰。兩下夾攻。曹兵必敗。衆視之。乃牙將陳式也。忠大喜。遂令式引兵去了。式將大隊人馬。

從山後擁來。唵一聲喊。與夏侯尚交兵。尚詐敗。式趕去。忠怨陳式中計。急引一軍趕來接應。行到半路。被兩山上擂木砲石打下。不能前進。式正欲回時。背後夏侯淵出戰。生擒陳式。軍盡降曹。有敗軍逃得性命。來見黃忠。說陳式被擒。忠慌與法正商議。正曰。淵為人輕躁。恃勇少謀。可激。士卒連營稍進。步步為營。誘淵來戰。此乃反客為主之計。淵一至。可擒矣。忠用其謀。將應有之物。盡賞三軍。歡聲滿

谷願效死戰。黃忠即日拔寨而進。步步為營。每營住十數日。又進。淵知欲出戰。張郃曰。此乃法正反客為主之計。不可出戰。戰則有失。淵不從。郃諫。却令夏侯尚引數千兵出戰。直到黃忠寨前。忠上馬提刀出迎。與夏侯尚交馬。只一合。生擒夏侯尚歸寨。餘皆敗走。回報淵知。淵慌使人到忠寨。說將陳式來換夏侯尚。忠約定來日陣前相換。次日。兩軍皆到山谷闊處。布成陣勢。忠、淵皆乘馬立於陣前。答。

話已畢。各推人並無袍鎧。只穿蔽體薄衣。式與尚各奔其寨。尚比及到陣門邊。被忠一箭射中後背。尚帶箭歸寨。淵大怒。驟馬逐取黃忠。忠正要激淵廝殺。兩將交馬。戰到二十餘合。曹營鳴金收兵。淵慌回陣。被忠乘勢殺了一陣。淵問撥發官。緣何鳴金。官曰。某見山凹中。有蜀兵旗旛數處。恐是伏兵。故招將軍回。淵信其說。原來孔明令劉封孟達引三千兵散於四下裏。虛作疑兵。因此淵怯不敢出戰。夏侯淵聽得。堅守不出。黃忠逼到定軍

山下與法正商議。正以手指之曰。定軍山西。巍然有一座高山。四下皆是險道。此山上足可視定軍山之虛實。將軍若取得此山。定軍山只在掌中也。忠仰見山前稍平。山上有少人馬。是夜二更。忠引軍士鳴金擊鼓。直殺上山頂。有副將杜襲守把此山。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當時襲止有數百人守山。見忠大隊擁上。遂棄山而走。忠遂得了山頂。正與定軍山相對。法正曰。待夏侯淵兵至。吾舉白。

旗為號。他來搦戰。我却按兵不動。待他退兵。無備。吾將白旗一舉。將軍却下山擊之。以逸待勞。反害其主也。來日淵必到。忠令半山多設旗鼓。以候兵到。却說杜襲急逃得來。見夏侯淵說黃忠奪了對山。淵大怒曰。黃忠占了對山。不容我不出戰。張郃諫曰。這奪了對山。乃法正之謀也。將軍不可出戰。只宜堅守。淵曰。占了吾對山。觀吾虛實。如何不出戰。郃苦諫不聽。分太半軍圍住了對山。淵搦戰。從辰

罵至午。忠不出戰。法正在山上。見曹兵倦怠。銳氣已墮。盡皆下馬坐息。法正將白旗一招。鼓角齊鳴。喊聲大震。黃忠一馬當先。驟下山來。猶如天崩地塌之勢。夏侯淵措手不及。被黃忠趕到麾蓋之下。大喝一聲。有如雷吼。淵未及相迎。寶刀初落。連頭帶背砍為兩段。後史官為馘斬夏侯淵。有詩曰。

蒼頭臨大敵。皓首逞神威。力赴彫弓發。風隨雪刃揮。雄聲如虎吼。戰馬似龍飛。馘斬

功勲重。開疆展帝畿。

又詩曰

飛出山前鼓震天。懽聲馘斬夏侯淵。一朝
奪盡中原氣。關將何由效後先。

此言關公之功不及

黃忠此一陣之高也

黃忠斬了夏侯淵。曹兵大潰。各自逃生。忠乘
勢去奪定軍山。張郃領生力兵來迎。忠與陳
式兩下夾攻。混殺一陣。張郃大敗。奔本寨而
走。忽然山傍閃出一彪人馬。當住去路。為首

一員大將。後執一面大旗。上書四箇字。常山趙雲。未知張郃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趙子龍漢水大戰

却說趙雲攔住張郃。大殺一陣。進退無門。引敗軍奪路。望定軍山而走。郃見前面一枝兵來迎。乃都尉杜襲也。兩兵併合。襲曰。今定軍山被劉封孟達奪了。郃聞知大驚。遂引敗兵來到漢水。劄營。二將合兵一處。杜襲曰。將軍且暫管夏妙才都督印信。以安軍心。令人飛

報魏王。操聞淵死。放聲大哭。方悟管輅之所言。輅言三八縱橫。乃建安二十四年也。黃猪遇虎者。乃歲在己亥正月也。定軍之南者。乃定軍山之南山也。傷折一股者。乃淵與操兄弟之親情也。操令人尋管輅時。不知何處去了。操深恨黃忠。遂親統大軍。來定軍山與夏侯淵報讐。令徐晃作先鋒。行到漢水。張郃杜襲接着曹操。二將奏曰。今定軍山已失。某等恐失其利。將米倉山糧草。移於北山寨中屯。

積然後進兵。魏王依允。却說黃忠將夏侯淵首級來葭萌關上見玄德。獻功。玄德大喜。加為征西大將軍。設宴慶賀。忽牙將張著來報說曹操自領大軍二十萬來與夏侯淵報讐。目今張郃在米倉山搬運糧草。移於漢水北山脚下。孔明曰。今操引大兵至此。恐糧草不敷。故勒兵不進。若得一人深入其境。一面燒其糧草。一面奪其輜重。先滅操之銳氣。此為上計也。黃忠曰。老夫願當此任。孔明曰。今曹

操舉二十萬之衆至此。必有大將。非比夏侯淵張郃之兵也。玄德曰。夏侯淵雖是總帥。乃一勇夫耳。安及張郃。若斬得張郃。勝斬夏侯淵十倍也。忠奮然又曰。吾願往斬之。孔明曰。你可與趙子龍同領一枝兵去。凡事計議而行。看誰立功。忠應允便行。孔明就令張著為副將。雲與忠曰。今操引二十萬之衆。分屯十數營。今將軍在主公前要去奪糧。非小可之事。將軍當用何策。忠曰。看我先去如何。雲曰。

我等先去。忠曰：我是主將，你是副將，如何爭先？雲曰：我與你都一般，與主公出力，何必計較？我二人拈阄拈着的先去。忠依允。當時黃忠拈着先去。雲曰：既然將軍先去，某何不相助？可約定時刻，如將軍依時而還，某按兵不動。若將軍不應時而還，某即破陣救助。忠曰：子龍之言是也。二人約定，各回營中。子龍與部將張翼曰：今黃漢升約定明日去奪糧草，若午時不回，我去救應。吾營前臨漢水，地勢

危險。我若去時。汝可謹守寨柵。不可輕動。張翼聲諾。却說黃忠回到營中。與副將張著曰。我斬了夏侯淵。張郃喪膽。吾今日領命去劫糧草。只留五百軍守營。你可助吾。今夜三更盡皆飽食。四更離營。殺到北山脚下。先捉張郃。後劫糧草。張著依令。當夜黃忠領人馬在前。張著在後。偷過漢水。只到北山之下。東方日出。見糧積如山。軍士看守。曹軍見蜀兵到。盡棄而走。黃忠教馬軍一齊下馬。取柴堆於

米糧之上。乾柴堆畢。正欲放火。張郃兵到。與忠混戰一處。操聞知。遂令徐晃接應。晃領兵前進。將忠困於垓心。張著引三百軍走脫。正要回寨。忽一枝兵撞出。攔住去路。為首大將。乃是文聘。後面曹兵又至。把張著圍住。却說趙雲見忠不回。急忙披掛上馬。引三千馬步兵來與黃忠接應。雲與張翼曰。日已平西。黃漢升危矣。汝可堅守營寨。兩壁廂多設弓弩。以為準備。翼連聲應諾。子龍挺鎗驟馬。直殺

將來迎頭一將攔路。乃文聘手下將慕容烈拍馬舞刀來迎子龍。子龍手起一鎗刺於馬下。曹兵敗走。子龍直殺入重圍。又一枝兵截住。為首乃牙將焦炳。使三尖刀一口。子龍喝問曰。蜀兵何在。炳曰。已殺盡矣。子龍大怒。驟馬一鎗刺焦炳於馬下。殺散餘兵。直至北山之下。見張郃徐晃兩人圍住黃忠。軍士被困多時。子龍大喊一聲。挺鎗驟馬殺入重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那鎗渾身上下。若舞

梨花。偏體紛紛。如飄瑞雪。張郃。徐晃。心驚膽戰。不敢迎敵。子龍救出黃忠。且戰且走。所到之處。無人敢阻。操驚問衆將曰。此將何人也。有識者告曰。此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曰。昔日當陽長坂。英雄尚在。急傳令曰。所到之處。不許輕敵。因此曹兵只看山上招旗之處。指東圍東。指西圍西。子龍救了黃忠。引三千軍。殺透重圍。數內有一人指之曰。東南上圍的。必是副將張著。子龍不回本營。遂望東南殺來。

所到之處。但見常山趙雲四字旗號。曾在當陽長坂。知其勇者。互相傳說。盡皆逃竄。子龍又救了張著。曹操見子龍東衝西突。所到之處。無敢迎敵。救了黃忠。張著。奮然恨怒。自招呼左右將士。來趕子龍。子龍已殺回本寨。部將張翼接着。望見後面塵起。知是曹兵追來。即與子龍曰。追兵漸近。可令軍閉上寨門。上敵樓防護。子龍喝令休閉寨門。汝豈不知吾昔日當陽長坂。單鎗匹馬。殺曹兵八十三萬。

如覩草芥。吾今有軍有將。何以懼哉。遂撥弓
弩手於寨外壕中埋伏。將營內旗鎗盡皆倒
偃。金鼓不鳴。子龍匹馬單鎗立於營門之外。
却說張郃徐晃領兵追至蜀寨。天色黃昏。見
寨中偃旗息鼓。又見趙雲匹馬單鎗立於營
外。寨門大開。二將不敢前進。正疑之間。忽魏
王到。見軍不動。急教催督向前。衆軍聽令。大
喊一聲。殺奔營前。見子龍全然不動。曹兵翻
身就回。子龍把鎗一招。壕中弓弩齊發。比時

天色昏黑。又不知蜀兵多少。操先撥回馬走。只聽得後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趕來。曹兵自相踐踏。擁到漢水河邊。落水死者。不知其數。子龍、黃忠、張著各引兵一枝追殺甚急。操正奔走之間。忽劉封、孟達率二枝兵從米倉山殺來。放火燒糧草。操棄了北山糧草。忙回南鄭。徐晃、張郃扎腳不住。亦棄本寨而走。子龍先占了曹寨。黃忠奪了糧草。漢水所得軍器無數。差人去報玄德。玄德遂同孔明

前來戰場觀之。至漢水。凭高而望。乃問於雲之部將曰。子龍於此地如何。斃殺其將。答曰。曹兵二十萬。漫山蔽野。殺來。子龍引三千兵。直殺透重圍。救出黃忠。并三千人馬。左衝右突。往來斃殺。曹兵散而復合者數次。子龍又殺入重圍。救出副將張著。并三百騎。不曾拆了一人。回至漢水。匹馬單鎗。立於營外。操親驅兵殺至營前。被子龍招弓弩射之。曹兵敗走。渰死於漢水者萬餘人。因此全獲奇功。玄

德大喜。看了山前山後險峻之路。忻然與孔明曰。趙子龍。渾身都是膽也。後有詩曰。

昔日戰長阪。威風猶未減。突陣顯英雄。破圍施勇敢。鬼哭與神踴。天愁并地慘。常山趙子龍。一身都是膽。

又詩曰

鋼鎗匹馬冠三軍。前後無雙勇絕倫。昔日當陽今漢水。子龍端的膽包身。

又詩曰

長阪坡前五戰時。皆言人馬似龍飛。今觀漢水全無敵。方表將軍有虎威。

却說玄德聽得如此。心中大喜。說與衆將。就號子龍為虎威將軍。大勞將士。懽宴至晚。忽人來報曰。曹操復遣大軍。從斜谷小路而進。來取漢水。玄德笑曰。操此來無能為也。我料必得漢水矣。乃率兵於漢水之西。以候曹兵。且說曹操令徐晃為先鋒。再來與蜀兵決戰。忽帳前一人出曰。某深知西蜀地利。願助徐

將軍同去破敵。操視之。乃巴西宕渠人也。姓王。名平。字子均。見充牙門將軍。操大喜。遂教王平為副先鋒。相助徐晃。操屯軍於定軍山之北。徐晃王平引軍至漢水。晃令前軍渡水列陣。平曰。軍若渡水。倘要急退。如之奈何。晃曰。昔日韓信用兵。背水為陣。此按孫子兵法。致之死地而後生。平曰。不然。昔者韓信料陳餘無謀。而用此計。今將軍能料趙雲黃忠之意否。晃曰。汝可引步軍拒敵。看我引馬軍破

之。遂令搭起浮橋。隨即過河來戰蜀兵。未知勝負如何。

劉玄德智取漢中

却說徐晃引軍渡漢中。王平諫之不聽。遂渡過漢水扎營。黃忠趙雲告玄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玄德應允。二人引兵在塗。忠與雲曰。今徐晃恃勇而來。且休與敵。待日暮。銳氣挫動。你我分兵兩路擊之。可也。雲曰。然。各引一軍據住寨柵。徐晃引軍。從辰時搦。

戰只至申時。蜀兵不動。晃盡教弓箭手向前望蜀營射之。忽一人報與黃忠趙雲曰。徐晃令弓箭亂射者。軍必退也。可乘時擊之。又一人報曰。曹兵後隊果然退動。蜀營鼓聲大震。黃忠引兵左出。趙雲引兵右出。兩下夾攻。只一陣。徐晃大敗。軍士逼入漢水死者無數。晃死戰得脫。到營大責王平曰。汝見吾軍勢將危。如何不救。平曰。我若去救。此寨亦不能保。我曾諫公休去。公不從。以致此敗。晃大怒。欲

殺王平。平當夜引本部軍就營中放起火。曹
兵大亂。徐晃棄營而走。平渡漢水來投趙雲。
雲引見玄德。平盡獻漢水地利。玄德大喜曰。
孤仰王子均平之字也陳言良策。吾得漢中無疑
矣。遂命王平為偏將。領鄉導使。却說徐晃逃
回見操。言王平反了。去投劉備。操大怒。親統
大軍來奪漢水寨柵。趙雲恐孤軍難立。還退
漢水之西。兩軍隔水相拒。玄德孔明來觀形
勢。孔明見漢水上流頭。有一帶土山。可伏千

餘人孔明回至營中。喚子龍分付。汝可引五百人。皆帶鼓角。伏於土山之下。或半夜。或黃昏。只聽我營中砲響。汝便一齊殺搦。却休出戰。砲響一番。鼓搦一番。不要出戰。子龍受了計。自去埋伏。孔明却在高山上暗窺。次日曹兵搦戰。營中盡數伏定。一人不出。弓弩都不發。曹兵自回。當夜更深。孔明見曹營燈火方息。軍士歇定。遂放號砲。子龍聽得。令鼓角齊鳴。曹兵驚慌。只疑劫寨。及至出營。不見一人。

方纔回營欲歇。號砲又響。鼓角又鳴。吶喊震地。山谷應聲。曹兵徹夜不安。一連三夜。如此驚疑。操心怯。拔寨自退三十里。就空濶去處扎營。孔明嘆曰。曹操雖知兵法。不知詭計。遂請玄德親渡漢水。背後結營。玄德問計。孔明曰。可如此如此。曹操見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稍疑。使人來下戰書。孔明批來曰。決戰。次日兩軍會於中路。五界山前列成陣勢。操出馬立於門旗下。兩行布列龍鳳旌旗。擂鼓三通。

喚玄德答話。玄德引劉封孟達并川中諸將
而出。操揚鞭大罵曰。劉備忘恩失義。反叛朝
廷之賊。玄德曰。吾乃大漢宗親。奉詔討賊。汝
僭越天子鑾儀。自立為王。非反而何。操怒。令
徐晃出馬。來捉玄德。劉封出迎。交戰之時。玄
德先走入陣。封敵晃不住。撥馬便走。操下令。
有能捉得劉備者。便為西川之主。大軍呐喊。
殺過陣來。蜀兵望漢水而逃。盡棄營寨。馬匹
軍器。丟滿道上。曹軍爭競取之。操急鳴金收

軍。衆將在馬上曰。某等正待捉劉備。主上何故收軍。操曰。吾見蜀兵背漢水安營而疑之一也。多棄馬匹軍器者疑之。二也。可急退軍。休取衣物。操下令曰。妄取一物者立斬。火速退兵。曹兵方回頭時。孔明蹄旗舉起。玄德中軍領兵便出。黃忠左邊殺來。趙雲右邊殺來。曹兵大潰而逃。孔明連夜追趕。操傳令軍回南鄭。只見五路火起。原來張飛魏延得嚴顏代守閬中。分兵殺來。先得了南鄭。操心驚奔。

陽平關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鄭褒州。安民已畢。玄德問孔明曰。曹操敗速者何也。孔明曰。操平生為人多疑。雖能用兵。疑則多敗。吾以疑兵勝之。玄德曰。今操退守陽平關。其勢已孤。先生將何策以退之。孔明曰。某已定了。便差張飛。魏延。分兵兩路去截曹操糧道。令黃忠。趙雲。令兵兩路去放火燒山。糧草盡絕。豈能久住乎。玄德曰。妙哉。衆將各引鄉導官軍去了。却說曹操退守陽平關。令軍哨探回。

報言曰。今蜀將遠近小路盡皆塞斷。砍柴去處盡放火燒絕。不知兵在何處。操正疑惑之間。又報曰。張飛。魏延。來往劫糧。必着大將相助。操問曰。誰敢敵張飛。許褚應曰。某願往。操令許褚引一千精兵。去陽平關路上護接糧車。當日。部糧官來拜褚曰。若非將軍至此。糧又不得到陽平矣。將車上的酒肉獻與許褚。諸將共飲。不覺大醉。褚乘酒興。催糧車行。押糧官曰。前褒州之地。山勢險惡。未可過去。褚

大怒曰。吾有萬夫之勇。豈懼他人哉。今夜乘
着月色。正好使糧車行走。許褚當先。橫刀從
馬。引軍前進。二更已後。往褒州路上而來。行
過一半。忽山凹裏鼓角震天。一枝軍當住。為
首大將。乃燕人張益德也。挺矛驟馬。直取許
褚。褚舞刀來迎。只一合。一矛正中許褚眉心。
翻身落馬。手下牙將。向前急救。退入軍中。弓
弩亂發。益德不得向前攻敵。只奪了糧草車
輛。有詩曰。

雄哉益德。銳氣如帟。據水斷橋。橫矛一舉。
入川釋嚴。出褒刺褚。威震曹公。分茅列土。
張益德奪了糧草車輛而回。却說許褚被刺。
衆將保回見操。操就令醫士療治金瘡。操自
提兵來與蜀兵決戰。雌雄。玄德引軍出迎。兩
軍陣圓。玄德令劉封出馬。操罵曰。賣履小兒。
常使假子拒敵。吾若喚黃鬚來。黃鬚者操之
子曹彰也汝假子為骨醬肉泥也。劉封大怒。挺鎗驟馬。
直取曹操。操令徐晃來迎。封詐敗而走。操引

兵追趕蜀兵營中四下砲響。鼓角齊鳴。操驚
思有伏兵。急退軍時。曹兵自相踐踏。死者極
多。回陽平關。方纔歇定。蜀兵趕至城下。東門
放火。西門吶喊。南門放火。北門擂鼓。操大慄。
棄關而走。後面蜀兵追襲。操正走之間。前面
張飛引一枝軍。痛殺一陣。魏將保操奔走。趙
雲引一枝兵。從背後殺來。黃忠從褒州殺來。
操大敗。諸將驚慌。操驟馬加鞭。方逃至斜谷
界口。忽塵頭起。一枝兵到。操曰。此軍若是伏

兵。吾今休矣。其兵將近。乃操次子曹彰也。彰字子文。少善騎射。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凶險。操常戒之曰。汝不讀書。而好汗馬。此乃匹夫之勇。何足貴也。彰曰。大丈夫學衛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長驅數十萬衆。縱橫天下。是其志也。何能作博士耶。操常問諸子之志。彰曰。好為將。操問為將何如。彰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身先士卒。賞必行。罰必信。操大咲。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操命彰引兵五萬討之。

臨行。操戒之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有王法。爾可戒之。彰到代北。身先戰陣。胡騎應弦而倒。直殺至桑乾。地名北方皆平。知操在陽平敗陣。故來助戰。操見彰至。大喜。曰。黃鬚兒遠來。破劉備在即日矣。諸將曰。目今勢敗。何能再勝。操曰。吾兒一掃北方。數千里皆平。今幸勝兵之來助。安有不勝之理。遂勒兵復回。未知勝負如何。

曹孟德忌殺楊修

却說曹操見曹彰引兵至。大喜。欲勒兵復來決戰。乃於斜谷界口安營。有人報知玄德。玄德問曰。誰敢去戰曹彰。劉封出曰。某願往。孟達又說要去。玄德曰。汝二人同去。看誰成功。各引兵五千來迎。劉封仗玄德之威在先。孟達在後。曹彰出馬。與封交戰。只三合。封大敗而回。孟達引兵前進。方欲交鋒。只見曹兵大亂。原來馬超。吳蘭。兩軍殺來。曹兵先自膽落。被三路軍衝殺而來。超兵歇養日久。到此耀

武揚威。勢不可當。曹兵敗走。正值吳蘭當住。
彰一戰刺蘭於馬下。三軍混戰。操退兵於斜
谷界口住扎。被超侵劫。晝夜不安。劉封惶恐。
無面見父。聽知孟達建功。深恨結讐。操屯兵
日久。欲要進兵。又被馬超拒守。張飛。趙雲。黃
忠。不時搦戰。正要交鋒。又被蜀兵把住要道。
欲收兵回長安。又怕蜀兵恥笑。心中猶豫不
定。忽值庖官厨官也進雞湯。操見碗中有雞肋。
因而有感於懷。正沉吟之間。夏侯惇入帳。來

稟蹕令為夜間之用。操隨口曰。雞肋雞肋。惇傳令。衆官皆稱雞肋。有行軍主簿楊修。見傳雞肋二字。便教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準備歸程。有人來夏侯惇帳中報知。惇大驚。遂請楊修問云。公何收拾行裝。修曰。以今夜蹕令。便可知也。雞肋者。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矣。故先拴束。庶免臨行慌亂。夏侯惇曰。公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裝。寨

中諸將無不準備。當夜曹操心亂不能穩睡。遂提鋼斧遶寨私行。只見夏侯惇寨內軍士各準備行裝。操大驚。急回帳召惇問其故。惇曰。主簿楊德祖先察王上欲歸之意。操喚楊修問之。修以雞肋之意答之。操大怒。修字德祖。漢太尉楊彪之子。楊震之孫。博學廣覽。目覩五行。九流三教。無所不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操用為署倉事主簿。出則參贊軍機。總知內外事。修為人恃才放曠。數次干犯。曹

操姑恕。操平生為人。雖然用才能之人。心甚忌之。只恐人高如己。昔日常造花園一所。一年造成。請操觀之。操看罷。不言好歹。取筆於門上書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曉。修曰。門內添活字。乃濶字也。丞相嫌闊。於是再促墻圍。又請觀之。操大喜。問曰。誰知吾意。一人荅曰。楊修也。操雖面喜。心甚惡之。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操喜。遂寫一合酥三字於盒上。操入寢。修入見之。取匙分食。操睡覺。欲食。不見。操問。

之。修荅曰。丞相有命。令一人食一口。盡食之矣。豈敢違丞相之命。操雖大喜。而心惡之。操常分付左右曰。吾夢中好殺人。睡着時。汝等勿近前。一日晝寢於帳中。落被於地。一近侍慌取覆之。操躍起。拔劍殺之。復上床睡。半晌而起。驚問。何人殺吾近侍。衆以實對。操痛哭而厚葬之。人皆不識。以爲操果是夢中殺人。惟修知之。臨喪嘆曰。君乃囊中之錐也。操聞而惡之。操之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深惜其才。

常邀修談論。終夜不息。甚是敬之。操與衆商議。欲立子建為魏王太子。曹丕知其謀。請朝歌長吳贊議事。恐有人見。用盛絹大簾音藏。吳贊入府。修知其事。來告操。操曰。來日擒之。早有人報曹丕。丕慌告吳贊。贊曰。何必憂患。明日用大簾裝絹。再入以惑之。次日。修又告知操。操使人搜之。果皆是絹。操因此大疑楊修有害曹丕之心。操一日。令曹丕。曹植。各出鄴城門。却密使人分付休放植。先問修。修曰。

世子今奉王命。如有阻當者。斬之。果然曹丕至門。被當住自回。植至門。門吏阻之。植怒曰。吾奉王命。如箭離弦。何人敢當。欲背反耶。立斬之。操知次子多能。召而問之。植對曰。出於胷衿也。操喜。有人告操曰。此乃楊修之所教也。操此時已有殺修之心矣。修常作答教十餘條與植。但操有問。依條答之。其中治國安民之道。無不該載焉。操常問子建。其答對如流。操心中甚疑。後丕暗買子建左右。偷答教

來告曹操。操見了。大怒曰。匹夫。安敢交嫌吾兒。以侮孤耶。此時殺修之心愈忿矣。惟恐多人議論。故隱忍之。子建帶酒乘操車。出司馬門。人皆以為操出。伏道而迎之。至近方知是子建。操聞知。大怒曰。吾無事不出此門。將已取信於諸侯也。汝今無禮。可殺之。衆官苦勸方止。自此曹操不喜子建。諸君不敢登門。操帶修征南漢水觀碑時。亦要殺修。只恐諸將士議論。又復忍之。當時操怒曰。豎儒敢亂吾

兵耶。叱刀斧手推出斬之。歸令首級於營門外。以示其衆。修死。年三十四歲。後史官有詩讚曰

聰明楊德祖。世代繼簪纓。筆下龍蛇走。胸中錦繡成。開談驚四座。捷對冠羣英。身死因雞肋。令人哀怨生。

又詩曰

姦雄端的忌聰明。積怨存心恨易生。雞肋早知能喪命。爭如緘口得三公。

曹操佯怒。欲斬夏侯惇。衆官皆告免。操數聲喝退。操令來日進兵。出斜谷界口。再復中原。忽當道一軍擺開。爲首大將乃魏延也。操招魏延歸降。延惡言大罵。操令龐惠戰之。二將正鬪間。寨內火起。人報馬超劫了中後二寨。操掣劍在手曰。諸將動者斬。衆將努力上前。殺退魏延。延投山僻小路而走。操方回戰馬超。又令一軍敵張飛。操立馬於高阜處。看兩軍各各效力爭戰。忽一軍撞在面前。乃是魏

延。延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馬。延棄
弓綽刀。驟馬上山坡。來殺曹操。馬後轉過一
將。大叫勿傷吾主。乃南安狁道人也。姓龐。名
惠。字令明。奮力向前。戰退魏延。保操前進。馬
超兵已退。操歸原寨。操帶傷。又拆却門牙兩
箇。令醫士調治。方憶楊修之言。隨將修屍。收
回厚葬。就令班師。却教龐惠斷後。車乘馬匹
已備。操卧於輦車之中。左右護衛。虎賁軍數
萬人。忽報斜谷兩邊山上火起。馬超伏兵趕

來。曹兵連夜奔回長安。銳氣墮盡。未知如何。
且聽下面分解。

劉備進位漢中王

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魏王曹操退兵至斜
谷。欲還許都。又被魏延一箭射中人中。因此
收軍班師。比及三軍起行。原來孔明見操避
於斜谷。料是棄漢中而走。故差馬超等將。分
兵十數路。不時攻劫。因此操不能久住。遂議
回兵。前軍纔行。兩下火起。乃是馬超等伏兵。

斷送操急令將士緊行。三軍銳氣墮盡。但聽得兵聲火發。人人喪膽。箇箇亡魂。只望逃生。安能拒敵。曉夜奔走無停。蜀兵追趕不住。軍至京兆。方始心安。却說玄德命劉封孟達王平等攻取上庸諸郡。申耽等聞操已棄漢中而走。遂皆投降。玄德大喜。就於東川之地大賞三軍。安民已定。玄德愈加愛惜軍士。衆將皆有推尊玄德為帝之心。未敢擅便。遂告諸葛軍師。孔明曰。吾意已定奪了。趙雲法正等。

入見玄德。孔明曰。方今漢帝懦弱。曹操專權。天下百姓無主。主公年過半百。威震四海。東除西蕩。今得兩川。可以應天順人。法堯禪舜。即皇帝位。名正言順。以討國賊。此合天理。事不宜遲。便請擇日。玄德大驚曰。軍師之言差矣。某雖漢室宗親。乃臣下之臣。若為此事。乃反漢也。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各霸一方。四海有才德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捨死亡生。而事其主者。若非為名。即為

利也。今主公苟避嫌疑。守義不舉。手下之士。大小皆無所望。其心皆憚。不久盡去矣。願主公熟思之。玄德曰。僭居尊位。吾實不為。汝等再宜商議。諸將一齊言曰。主公若是推却。三軍變矣。孔明曰。主公平生以義為本。安肯便稱尊號。今有荆襄兩川之地。可暫為漢中王。以正其位。方可用人。玄德曰。汝等雖欲尊吾為王。不得天子明詔。是僭稱也。孔明曰。離亂之時。宜從權變。若守常道。必誤大事。張飛大

叫曰。異姓之人。皆欲為君。何況哥哥。乃漢朝宗派。若不如。此半世英雄。成一夢矣。孔明曰。主公可宜從權變。進位漢中王。臣等自作表章。申奏天子。玄德再三推辭。不過。又恐軍心有變。只得依允。孔明遂命譙周作表。申奏獻帝。其表曰。

軍師將軍。臣。諸葛亮。蕩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某。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征西將軍。臣。黃忠。鎮西

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成周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勇冲。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擒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安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

害。剥亂天下。殘毀民物。令陛下蒙塵憂厄。
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
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
州牧。宜城亭侯。劉備。受朝廷爵秩。念在輸
力。以徇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
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
會董承機事不密。令操游覓。得遂長惡。殘
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閔穽之禍。小
有定安之變。趙高使閔穽殺二世王夙夜

莽廢孺子嬰為定安公

惴惴音戰慄累思昔在虞書敦叙九族周
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
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
呂之難而成大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
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
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
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
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
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

咸權寶融。以為元帥。率立效績。摧破隗囂。
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
羣僚。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
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為漢中王。拜大
司馬。以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
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
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
可也。然後成功。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
無恨。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臣等不勝瞻天

激切屏營之至

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築壇塲於邠陽

音方

圓九里分布五方各設旌旗儀仗群臣皆依
次序排列許靖法正請玄德登壇進冠冕璽
綬訖面南而坐受文武官員拜賀為漢中王
子劉禪立為王太子封許靖為太傅法正為
尚書令諸葛亮為軍師總督軍馬一應事務
封關張馬黃趙為五虎大將魏延為漢中太
守其餘各擬功勲定爵玄德既為漢中王遂

修表一封。差人齎赴許都進呈。表曰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總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音如疾首。曩者董卓偽造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剥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殲殪。音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

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被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鵠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歿。孤負國恩。寤寐永嘆。夕惕若厲。今臣羣僚。以為在昔虞書。敷叙九族。庶明厲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

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
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
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
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
僚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
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
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
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
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

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
盡力輸誠。獎勵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
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一。謹拜章表。
因驛逋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
謹表上聞。仰干天聽。建安二十四年秋七
月。漢中王領大司馬臣劉備拜表。

遣使到許都進表。曹操聽知。玄德自立漢中
王。遂大罵曰。織蓆小兒。安敢如此。吾不能滅
汝。誓不回都。除死方止。即時傳下王旨。盡起

傾國之兵赴兩川與漢中王共決雌雄。一人出班諫曰。王上不可因一時之氣怒。使百萬生靈屈死於鋒刃。小臣有一計。不須動張弓隻箭。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待兵衰力盡。畧用一將。興數萬之衆。一舉而成功也。衆皆大驚。視之。乃河內溫城人也。覆姓司馬。名懿。字仲達。見為丞相府主簿。操大喜。而問之曰。仲達有何高見。懿曰。今江東孫權以妹嫁劉備。今已分離。取回江左。彼此有切齒之恨。王上

可差一舌辯之士。齎書去見孫權。陳說劉備過惡。令權興兵先取荊州。一與關某相持。劉備必發兩川之兵以救荊州。那時王上舉兵去取漢川。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勢必危矣。操大喜。即修書令滿寵為使。星夜投江東。來見孫權。權知滿寵到。遂與謀士商議。張昭進曰。魏與吳本無讐。一時聽諸葛亮之說詞。間謀兩家。終年征戰不息。生靈遭其塗炭。今滿伯寧此來。必有講和之意。可接待之。權依其

言令衆謀士遠接。滿寵入城。見吳侯禮畢。權以賓禮待寵。寵起身而言曰。吳魏自來無讐。皆因劉備之故。今魏主差某到此。約會破劉。共分疆土。誓不兩侵。權問曰。以何憑據。滿寵將操書呈上。權拆封視之。書曰。

操聞人生世間。列位在至尊之上。而俾異域之臣者。乃王侯之恥也。不論行而結交者。此大丈夫之恥也。祖宗可得之基業。一旦輕屬他人者。此家門之恥也。仲謀乃東

吳之至尊。而受制於劉備。可恥一也。備乃幽燕小輩。素無行止。天下共知。一旦以賢妹妻之。此乃二恥也。荆襄九郡公之父兄。皆為此土而喪身。何輕如救屣。與劉備而不取。此乃三恥也。夫備恃頑賴凶。數有侵侮。輕諾寡信。素懷不仁。先背主而後叛。呂布棄袁紹之義。忘劉表之恩。吞併蜀川。占據漢上。負明公與孤之德。雖樵牧亦切齒也。今遣滿寵前來。所有舊怨。一切勿言。可

速起英雄之師。索取荊州。上與國家除凶。
下雪自己之讐。清平之後。自以江南接連
西川。盡屬於公。漢中襄陽。孤當自取。永以
為好。誓不相侵。書不盡言。專祈照察。秋八
月吉日書

孫權覽畢。設筵相待。滿寵歇於館舍。權連夜
與謀士商議。顧雍曰。雖是說詞。其中有理。一
面送滿寵回。約曹公首尾相擊。一面使人過
江。探關公動靜。方可行事。諸葛瑾曰。某聞關

公自到荊州。劉玄德娶與妻室。先生一子。次生一女。其子聰明。其女幼小。未曾適人。某願一往。與主公世子求親。若雲長肯許。却與雲長計議。共破曹操。若雲長不肯。然後助曹。却取荊州。凡征戰有名。則人心順矣。孫權用其言。先送滿寵回許都。却遣諸葛瑾為使。投荊州而來。江口人報知雲長。雲長平生輕傲天下之士。不令手下人迎接。諸葛瑾入城來見雲長。禮畢。雲長曰。子瑜此來何意。瑾曰。某想

舍弟久事漢中王。故有此行。求結兩家之好。
某主人吳侯。有一子。甚聰明。吳人皆奇之。某
聞將軍有一女。特來求親。兩家並無猜疑。併
力破曹。此誠美事。請君侯思之。雲長勃然大
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耶。吾不看汝弟之
面。立斬汝首。再休多言。遂喚左右逐出。瑾抱
頭鼠竄。回見吳侯。不敢隱匿。遂實告之。權大
怒曰。何太無禮耶。便喚張昭等文武官員商
議。定取荊州之策。未知如何。

關雲長威震華夏

孫權與衆文武議取荊州。參謀步騭曰。未可。曹操欲篡漢室。所忌者劉備也。今遣使來。令吳興兵吞蜀。此假禍於吳也。權曰。孤亦欲取荊州久矣。騭曰。今操弟曹仁見屯兵於襄陽樊城。又無長江之險。旱路正可取荊州。如何不敢。却令主公動兵。只此便見其心也。主公可遣使去許都見操。令曹仁旱路先起兵取荊州。雲長必掣荊州之兵。而取樊城矣。若雲

長一動。主公可遣一將暗取荊州。一舉可得矣。吳侯大喜。即時遣使過江。直至許都見操。上書陳說此事。操看畢大喜。即遣滿寵往樊城。助曹仁為叅謀官。一同商議動兵。便教東吳使命先回。令領兵水路接應。以取荊州。却說漢中王。令魏延總督軍馬。守禦東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蓋宮庭。又置館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餘里。館舍亭郵。廣積糧草。多造軍器。以圖進取中原。細作人打聽曹

操結連東吳。欲取荊州。即飛報入蜀。漢中王
忙請孔明商議。孔明曰。某已料曹操必有此
謀。地及借債東吳起兵。吳地謀士極多。必然
教操令樊城曹仁先興兵矣。漢中王曰。似此
如之奈何。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送官誥與雲
長。令先起兵取樊城。使軍士膽寒。自然瓦解
矣。漢中王大喜。隨即差前部司馬乃捷為安
定人也。姓費。名詩。字公舉。為使。齎捧誥命。投
荊州而來。有人報知雲長。雲長出廂迎接。入

城公解上禮畢。雲長問曰。封某何爵。詩答曰。王上加五虎大將之職。將軍居其一也。雲長又曰。封那五虎將。詩答曰。關。張。馬。趙。黃。是也。雲長大怒曰。益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龍即吾弟也。位與吾等可也。黃忠何等之人。與吾同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遂不肯受印。詩佯笑而言曰。將軍差矣。聽愚一言。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人。昔蕭何。曹參。自勇與高祖是親舊。陳平。韓信。後亡秦命而至。論其

班次。韓信為王。最居其上。未聞蕭何。曹參。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故加五虎將。而漢中王待將軍之意。豈與黃漢升同也。况漢中王與將軍有結義之恩。如同一體。將軍即漢中王。漢中王即將軍也。可與同休戚。共禍福。不宜計較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寡也。僕一介之使。銜音却命之人。不告於將軍而便回。是辱君命也。願將軍熟思之。雲長大悟。乃垂淚再拜曰。愚之不明。非足下

見教。幾誤大事。即時受印。費詩方出。王自令雲長領兵取樊城。雲長曰。吾亦有此心久矣。但未得主命耳。當時便差川將傅士仁與糜芳二人為先鋒。引一軍於荊州城門外屯扎。次日大軍同出。二人領命先去城外點兵。雲長設宴管待費詩。飲至二更。忽一軍來報。城外寨中火起。雲長急披掛上馬。出城看時。乃是傅士仁糜芳飲酒。帳後遺火。燒着火砲。滿營撼動。把軍器糧草盡皆燒毀。雲長引軍救。

撲四更方纔火滅。雲長入城。召傅士仁。糜芳。至帳下。責之曰。吾令汝二人作先鋒。不曾出軍。先將許多軍器糧草燒毀。火炮打死本部軍人。如此悞事。要你二人何用。叱令斬之。司馬費詩慌來告曰。未曾出師。先斬大將。於軍不利。可暫免其罪。雲長怒氣不息。喚武士各決四十。摘去了先鋒印綬。罰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雲長痛責之曰。吾不看費司馬面上。立斬於市。以正軍法。汝這兩顆頭且暫

寄項上。吾得勝回來之時。汝等稍有差遲。二
罪俱罰。決不恕饒。二人滿面羞慚。喏喏而退。
雲長便令廖化作先鋒。關平為副將。自總中
軍。馬良。伊籍為參謀。一同征進。其餘留在荊
州。比及大軍將行之際。當日祭帥。字旗。關公
假寢於帳中。忽見一猪。其大如牛。渾身黑色。
奔入帳中。迺咬雲長足。雲長大怒。急起拔劍
斬之。聲如裂帛。霎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帳
下走卒來報。午時。雲長左足陰陰疼痛。心中

大疑喚子關平至。言曰。吾纔夢一黑猪咬吾左足。覺來陰陰疼痛。吾今衰矣。平對曰。猪亦有龍象。龍附足。乃升騰之意。父親不必疑忌。隨聚多官於帳中商議。或言吉祥者。或言不祥者。衆論不一。雲長曰。吾大丈夫年近六旬。死何憾焉。正言間。蜀使至。拜雲長為前將軍。假節鉞。都督荊襄九郡事。雲長受命訖。衆官拜慶曰。此事足見猪龍之瑞也。因此坦然不疑。遂起兵奔襄陽大路而來。曹仁正在城中。

忽一人報雲長自領兵來。仁大驚。欲堅守不出。副將翟元曰。今魏王令將軍約會東吳取荊州。今彼自來。是送死也。何故避之。仁曰。然便欲出兵。參謀滿寵諫曰。吾素知雲長勇而有謀。未可輕敵。不如堅守。深為上策。驍將夏侯存曰。汝是秀才之言。不曉破敵。豈不聞水來土掩。將至兵迎。我軍以逸待勞。何足思之。曹仁不聽滿寵之言。令寵守樊城。自領兵離襄陽。來迎雲長。雲長知曹兵來。喚關平。廖化。

二將受計。領兵來迎曹兵。兩陣對圓。廖化出馬搦戰。翟元出迎。二將戰不多時。化詐敗。撥馬便走。元追殺荊州兵退二十里。翟元乘勢追襲關平。廖化分兵兩路夾攻。仁傳令夏侯存拒住關平。翟元拒住廖化。次日又來搦戰。夏侯存拒住。翟元出戰。得勝追殺二十餘里。忽聽得背後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曹仁急命前軍速回。兩兵急回。背後關平。廖化殺來。曹兵大亂。曹仁中計。先掣一軍飛奔襄陽。離城數里。

前面繡旗颭處。一員大將勒馬橫刀。攔住去路。乃荊州關雲長也。曹仁素知雲長謀勇膽戰心驚。不敢交鋒。望襄陽斜路而走。雲長不趕。夏侯存軍至。雲長截住去路。存大怒。與雲長交鋒。只一合。被雲長一刀斬於馬下。翟元便走。關平赶上斬之。乘勢追殺。曹軍大半死於襄江之中。曹仁退守樊城。雲長得了襄陽。賞軍撫民。有隨行司馬王甫進曰。今君侯將軍一鼓而下襄陽。曹兵雖然喪膽。愚意論之。

今東吳呂蒙屯兵陸口。常有吞併荊州之意。倘若率兵逗取荊州。如之奈何。雲長曰。吾已存心。汝可提調此事。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選擇高阜處。置烽火臺。每臺用五十軍守之。倘吳兵渡江。夜則明火。晝則舉煙。此為一時之誦。吾當親往擊之。王甫又曰。糜芳傅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盡心竭力。荊州必須再得一人以總督之。雲長曰。吾差荊州治中武陵人氏。姓潘名濬。此人總之。有何慮焉。甫

曰。此人平生多忌而好利。豈有臨政而不愛利者乎。可用軍前都督糧料官。趙累代之。趙累為人。忠誠廉直。若用此人。萬無一失。雲長曰。吾素知清濬之為人。既已差定。何必改之。趙累見掌糧料亦事之重者。汝勿多疑。只與吾築烽火臺去。王甫拜辭。快快而行。雲長令關平拘收船隻渡襄江。攻打樊城。却說曹仁折了二將。退守樊城。來見滿寵。惶恐至甚。仁曰。不聽公之言。兵敗將亡。失却襄陽。何計可

復寵曰。雲長熊虎之將。足智多謀。不可輕敵。只宜堅守。正言間。人報雲長渡江而來。攻打樊城。仁大驚。寵諫曰。只宜堅守。皆下手將。呂常曰。某乞兵數千。願當來軍於襄江之內。寵又諫曰。不可。呂常大怒。而言曰。據汝等文官之言。只宜堅守。似此。何能立功名於後世乎。豈不聞兵法云。軍半渡可擊。今雲長軍半渡襄江。何不擊之。若軍臨城下。將至壕邊。添根固蒂。急難搖動矣。常願領兵死戰。仁乃與兵。

五千。隨呂常出樊城而迎。前面繡旗開處。雲
長橫刀出馬。呂常却欲來迎。後面衆軍見雲
長神威凜凜。不戰而走。呂常喝止不住。雲長
混殺一陣。曹兵大敗。馬步軍折其大半。敗殘
軍奔入樊城。曹仁急差人求救。使命星夜至
長安。將書呈上與魏王。言雲長破了襄陽。見
圍樊城。其危至急。望撥大將前來救援。曹操
拍班部內一人。而言曰。汝可領兵去解樊城
之危。其將應聲而出。衆視之。乃泰山鉅平人。

也。姓于。名禁。字文則。禁曰。某求一將作先鋒。領兵同去。操又問曰。誰敢作先鋒。一人奮然出曰。某願施犬馬之勞。生擒關將。獻於麾下。上報我王寵遇之恩。下救黎民倒懸之急。操觀之。大喜。未知此人是誰。下回便見。

龐惠擡觀戰關公

一將立於堦下。其人少不務農。長而好勇。智謀不弱於雲長。身高八尺。面黑髮黃。首不能回顧。衣不能任體。跣足履山谷。猿猴不能比。

其健手。斲木成器。斧斤何以及其利。臨戰陣。
衣青袍。跨白馬。軍中號為白馬將軍。使一口
截頭大刀。乃南安獠道人也。姓龐。名惠。字令
明。操大喜。而言曰。關將軍威震華夏。未逢對
手。今遇令明。真勍敵也。勍音擊加于禁為征南
將軍。加龐惠為征南都先鋒。操曰。吾深知滿
伯寧良策過人。故留在彼。然恐兵法未盡其
奧妙。吾與汝七軍。皆精練之士。司馬法云五
人為伍。五伍
為隊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令汝調用。于

七

軍者計八

萬七

千五

百

人為一

軍

令汝

調用

禁拜謝。操與于禁這七軍。皆北方強壯之士。衣甲鞍馬軍器嚴整。兩員領軍將校。一名將軍董衡。一名部曲董超。引各頭目。參拜于禁。衡曰。今將軍提七枝重兵。去解樊城之危。期在必勝。今用龐惠為先鋒。豈不悞大事耶。禁大驚。忙問其故。衡曰。龐惠原是馬超手下副將。不得已而降魏。故主在蜀。輔佐漢中王。職居五虎上將。況今龐惠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為官。今使他為先鋒。而領大軍。是潑油而救。

火也。將軍可啓奏魏王。當別易之。禁聞此語。遂連夜來奏曹操。操自省悟。即喚龐惠至。堦下。令納下先鋒印。惠大驚曰。某正欲與王出力。擒捉關將。以安華夏。王上何不用某耶。操曰。孤得卿數載。所用並無猜疑。今日用卿。聞得馬超見在西川。汝兄龐柔亦在西川。俱佐劉備。孤縱不疑。衆口所言。因此不用。龐惠聞之。免冠頓首。流血滿面。而告曰。某自漢中投降主上。咸感厚恩。恨肝膽塗地。不能補報。

今何疑於惠也。惠昔在故鄉時與兄同居。嫂甚不賢。嫉妬於惠。惠乘醉提刀殺之。兄龐柔恨入骨髓。誓不相見。已斷義矣。故主馬超有勇無謀。不能下士。故孤身入川。惠感王大恩。甚過百倍。安敢萌異志。而負王上也。惟願察之。操自扶起曰。孤素知卿忠義。前言特以安衆人之言耳。卿勿忌憚。可努力建功。孤誓不敢負於卿矣。惠拜辭回家。令匠者造一昇音觀。乃束身之材也。次日。請諸友赴席。列觀於堂。衆

親友至。見昇櫬在堂。皆失驚。問曰。將軍領兵出師。何用此物。惠舉杯與親友曰。吾受魏王恩重。誓以死報。今去襄陽樊城戰關將。共決生死。若不斬彼而回。必當孤魂歸國矣。故先備昇櫬。誓無空回之理。衆皆墮淚。惠把盞畢。喚其妻李氏。并男龐會。會方六歲惠與妻子曰。吾義在效死。今為先鋒去戰關將。吾不殺關將。關將必殺吾也。我若被他所殺。汝好生看養吾兒。吾兒有異相。長大必與吾報讐雪恨也。

後來會跟鄧艾收川果然盡
殺關公子孫應父之言也
妻子痛哭送別

令擡昇觀而行。手下驍將五百人。問龐惠曰。將軍載觀。何意。惠曰。汝泉人。隨我多年。彼各知其心腹。吾今以大事付汝等。汝等休負吾心。吾今去與關將決一死戰。我若被關將所殺。汝等取吾屍回。我若殺了關將。汝等急取他屍。吾當自取其首。置於觀內。同獻於魏王。五百將皆昂然而告曰。將軍有失。吾等捨頸血。與將軍復讐也。於是引軍前進。後將此言。

奏知曹操。操大喜。曰：「龐惠有如此之志。孤何憂焉。」言訖大咲。賈詡在側。言曰：「王上何喜也。」操曰：「吾喜龐惠之壯哉。」詡曰：「王上差矣。血氣之勇。去關關將。他是赤身搏虎之將。俗云：『兩強而鬪。必有一傷。』非安邊塞之良策也。」操大悟。急令人赶上龐惠。傳王旨戒曰：「關某智勇雙全。之將。切不可用力鬪之。可取則取。不可取。則謹守。不可怠忽。」龐惠聽罷。只咲。衆曰：「將軍何故哂之。」惠曰：「吾料此敵。當挫關公三。」

十年之聲價。王上何故多慮。三軍已發。而有
戒慎之言。勿令開其血氣之勇。是弱於軍前
也。吾心中有吞關公之意。豈死於等閑耳。于
禁曰。魏王之言。不可不從。將軍自度之。惠奮
然趨軍。前至樊城。耀武揚威。鳴鑼擊鼓。却說
關公高坐於中軍帳上。忽帳下一人覆曰。探
知曹操差于禁為將。領七枝精壯兵到來。前
部先鋒龐惠。軍中擡一昇櫬。口出不遜之言。
誓與君侯決一死戰。兵離城三十里之路矣。

關公聽知。勃然變色。美髯飄動。大怒而言曰。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盡皆縮頸而奔。龐惠豎子。何敢來藐視吾也。喚子關平。一面攻打樊城。吾自去斬此匹夫。以雪其謗。平諫曰。父親守三十年之英風。不可因一言之辱。而棄泰山之重。與頑石共爭高下也。辱子願代父去戰此人。關公曰。吾自臨戰以來。未常不身先士卒。龐惠何等之人也。焉敢辱吾。平曰。兒聞世人有云。螳螂之念。安當車轍。况隨侯之珠。

不可彈雀。怒蠅拔劍。徒費神威。量龐惠鼠輩。
何勞父親自敵乎。關公曰。汝試一往。吾隨後
便來接應。關平出帳。提刀上馬。領軍來迎龐
惠。兩陣對圓。魏營一面阜旗。上書南安龐惠。
四箇白字。旗下龐惠。青袍銀鎧。鋼刀白馬。背
後五百軍兵緊隨。十數員小將肩擡昇櫬而
出。平大罵曰。西羌小軍。背主之賊。何敢辱吾。
龐惠馬上問曰。此何人也。部下一軍曰。此乃
關公義子關平也。惠大怒而叫曰。吾奉魏王

有。來取汝父之首。汝乃疥癩小兒。吾不殺汝。
快換汝父來。平大怒。縱馬舞刀。來取龐惠。惠
橫刀來迎。戰三十合。不分勝負。兩家各歇。有
人報與關公。公大怒。令廖化去攻樊城。公自
到軍中。關平接着。言說與龐惠五百軍共戰
兩次。不分勝負。關公自縱馬橫刀而出。叫曰。
關將在此。龐惠何不早來受死。鼓聲大震。龐
惠出馬。而言曰。吾奉天子詔。魏王有特來取
汝。恐汝不信。故備昇櫬在此。汝若怕死。可早

下馬受降。關公大罵曰。量汝羌胡一匹夫。可
惜吾青龍刀。斬汝鼠賊。驟馬舞刀。直取龐惠。
惠揮刀來迎。二將戰有百餘合。精神倍長。兩
軍各看得癡呆。魏軍恐龐惠有失。急令鳴金。
關平恐父年老。亦鳴金。二將各退軍。龐惠歸
寨。衆軍曰。人言關公英雄。今日方信也。正言
間。于禁至。相見畢。禁曰。聞將軍戰關公百合
之上。未得便宜。何不且退軍避之。惠曰。魏王
命將軍為大將。何其太弱也。吾來日與他共

決生死。誓無退避之意。言訖。鬚髮倒豎。禁不敢阻而回。却說關公回寨。與關平曰。龐惠刀法慣熟。真吾之敵手也。平曰。俗云。初生之犢不悲於虎。父親縱然斬了此人。只是羌胡一小卒耳。倘有疎虞。且以伯父所託江山之重。豈可等閒輕如鴻毛也。關公大喝曰。匹夫。吾不殺此賊。何以雪恨。吾意已決。再勿多言。次日。上馬引軍前進。龐惠亦引軍來迎。兩陣對圓。二將齊出。關公罵曰。吾今日與匹夫須決

勝負不可收軍。言訖。二將交鋒。鬪至五十餘合。龐惠撥回馬。拖刀而走。關公飛馬趕來。口中大叫。鼠賊欲使拖刀計耶。吾豈愚哉。原來龐惠虛作拖刀勢。把刀就鞍轡上掛住。偷拽雕弓。搭上箭。這邊關平見父趕去。恐怕有失。隨後也趕來。關平眼乖。見龐惠拽弓。大叫賊將休放冷箭。關公却擡頭看時。弓弦響處。箭早到來。關公躲不及。正中左臂。恰待落馬。關平趕到。扶住。送父回營。龐惠勒馬輪刀趕來。

未知關公性命如何

關雲長水滄七軍

却說龐惠射中關公左臂。關平救回。惠隨後趕來。忽聽得本營鑼聲大震。惠恐後軍有失。急勒回馬來。乃是于禁見龐惠取勝。恐惠成了大功。滅禁威風。却鳴金收軍。龐惠急回營問之。于禁曰。魏王有戒旨。關公智勇雙全。他雖中將軍一箭。我恐有詐。故鳴金收軍。惠曰。若不收軍。吾已斬了此人也。禁曰。緊行無好

步。當緩圖之。惠不識于禁之意。懊悔不已。收
軍下寨。却說關公歸寨。拔了箭。幸得射不深。
用金瘡藥傅之。關公痛恨龐惠。與臧將曰。誓
報一箭之讐。臧將曰。未可輕敵。且將息片時。
次日人報。龐惠引軍搦戰。關公就要出戰。臧
將苦苦勸住。龐惠令小軍毀罵。關平全然不
理。自把住隘口。多撥人馬當住小路。又傳令。
凡敵軍罵戰。衆將休報知父親。龐惠領兵搦
戰十餘日。見無人出迎。請于禁商議。惠曰。眼

見此人箭瘡舉發。不能動止。搦戰不出。如何成功。不若統七軍。一擁殺入寨中。可解樊城之圍。禁恐龐惠成功。只把魏王戒旨相推。不肯動兵。龐惠累要動兵。于禁不允。後移七軍轉過山口。離樊城北十里。依山下寨。禁領兵截斷大路。令惠屯兵于谷後。使惠不能進兵成功。却說關平見父箭瘡已合。甚是喜悅。忽聽得于禁移七軍於樊城之北十里下寨。未知其謀。即報與父。關公遂上馬。引十數騎上

高阜處望之。見樊城城上。旗號不整。軍士荒亂。又見城北十里山谷之內。屯軍。襄江白河水勢甚急。公看畢。地勢却喚鄉導官問曰。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答曰。習口川也。關公大喜曰。于禁被吾擒矣。將士問曰。君侯何以知之。關公曰。魚入習口。豈得走乎。諸將未信。公回本寨。時值八月秋天。驟雨數日。公令人預備船筏。收拾水具。關平問曰。陸地相持而用水具。何也。公曰。非汝所知也。兵法云。必

勝有五。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度者。度地之遠近。險易廣狹之形。而安營布陣也。量者。酌量彼我之強弱也。數者。知用機變之數也。稱者。稱較彼我之勝負也。勝者。謂知此乃必勝之道也。今于禁率七軍。當屯於廣易之地。而却聚於胥口川險狹之處。方今秋雨連綿數日。襄江之水。必然泛漲。吾已差人堰住各處水口。吾待水發時。乘高就船。放水一渰。則樊城胥口川之兵。皆為魚鱉矣。

關平再拜曰。父親神機妙算。辱子豈能知也。

却說魏軍屯於罾口川。連日大雨不止。有督

將成何。

魏將也。姓成。名何。

來見于禁曰。今大軍屯於

川口。地勢甚低。雖有土山。離營稍遠。目今秋

雨連綿。軍士艱辛。近有人報說。荊州兵移於

高阜處。又於漢水口。預備船筏。倘江水泛漲。

將軍安能逃乎。禁大喝曰。匹夫。惑吾軍心耶。

再有出此言者。斬之。成何羞慙而退。却來見

龐惠。具言此事。惠曰。汝所見者是也。于將軍

不肯移兵。吾自移兵屯於他處。成何曰。明日可作一區處。是夜風雨大作。龐惠坐於帳上。只德得萬馬爭奔。征輦震地。惠大驚。急出帳上馬看時。四面八方大水驟至。七軍亂竄。隨波逐浪者。不計其數。于禁龐惠與諸將各登小山避水。山脚漂流。莫不喪命。平地水深丈餘。比及平明。關公及裒將皆搖旗鼓譟。乘大舡而來。于禁見四下無路。左右止有五六人。料不能逃。口稱願降。關公令盡去衣甲。拘

收入舡。然後來收龐惠。並董衡、董超。成何。其
五百人。尚無百十。立在堤上。龐惠全無慙怯。
奮然前來接戰。關公將船四面圍定。令軍一
齊放箭。射死魏兵大半。董衡、董超見勢已危
急。乃告龐惠曰。軍士折傷大半。四下無路。不
如投降。以免其禍。龐惠大怒曰。吾受魏王恩
厚。豈可屈節於人。言訖。親斬衡超。乃厲聲而
言曰。再說降者。斬。即拈弓搭箭。望關公舡上
射之。數箇軍中箭而死。自平明戰至日中。勇

力倍增。關公催四面急攻。矢石如雨。惠令軍士用短兵戰之。惠回顧成何。曰。吾聞將不怯死。以苟免。壯士不毀節而求生。今日乃我死之日也。汝可努力死戰。成何依令。向前死戰。被關公一箭射落水中。衆軍皆降。止有龐惠一人力戰。正遇荊州數百軍。駕小舟近堤來。捉龐惠。惠提短刀。飛身一躍。早上小舡。立殺數人。被降軍五百人。皆上舡。忙使短棹。欲奔樊城來。上流頭。一將撐一大舡而至。將小舡

撞翻。龐惠并軍士盡落於水中。船上那員將
跳入水中。生擒龐惠上船。軍士沉水而死。衆
視之。擒龐惠者乃關公手將周倉也。倉素知
水性。又在荊州住了數年。愈加慣熟。又兼力
大。因此擒了龐惠。于禁所領七軍皆死於水
中。其會水者亦無去路。其投降者不下萬餘。
後史官有詩曰

夜半征鼙響震天。襄樊平地作深淵。怪風
怒拔漢江水。巨浪齊吞曹口川。八月霖霖

飛黑雨。七軍偃仰喪黃泉。關公神策誰能及。華夏威名萬古傳。

又詩曰

開疆施妙畧。決水運良謀。功蓋三分國。英雄敵萬夫。孫權應喪膽。曹操欲遷都。華夏威風震。聲名絕代無。

却說關公將七軍渰死太半。降者萬餘。擒了首將。回到高阜去處。陞帳而坐。羣刀手押過于禁來。禁拜伏於地。乞哀請命。關公曰。汝怎

敢抗吾。禁曰。上命差遣。身不由己。望君侯憐。

憫。誓以死報。公綽髯笑曰。吾殺汝猶狗彘耳。

枉污刀斧也。令人解赴荊州。大牢內監候待。

吾回。別作區處。殺落去訖。于禁後來轉在東

將于禁一事繪於魏武帝廟內却令禁往拜

之禁見壁上畫關公坐於帳上禁拜伏於地

龐惠立而不跪禁大關公又令押過龐惠來

龐惠睜眉怒目立而不跪關公曰。汝兄見在

漢中。故主馬超亦事吾兄為將。吾欲招汝為

將佐。何不早降。却被吾擒之。惠大罵曰。豎子。

何謂降也。吾魏王有帶甲百萬。威震天下。劉
備乃庸才耳。吾豈肯降汝。寧死於刀下。安降
無名之將耶。罵不絕口。公大怒。喝令刀斧手
推出斬之。惠舒頸受刑。公憐而葬之。有詩讚
之曰。

威武不能屈。節操不能改。生當立金鑾。死
尚披鐵鎧。烈烈大丈夫。垂名昭千載。南安
龐令明。日月競光彩。

關公斬了龐惠。乘水勢未退。復上戰船。引大

小將校來攻樊城。却說樊城周圍。白浪滔天。水勢益盛。城垣漸漸浸塌。男女擔土搬磚填塞不住。曹仁諸將無不喪膽。慌忙來告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可及。趁著關公軍圍未合。可乘舟夜走。雖然失城。尚可全身。仁從其言。欲備舡隻要走。一人慌來諫曰。不可。不可。衆視之。乃山陽昌邑人也。姓滿。名寵。字伯寧。仁曰。城將破矣。安能久守乎。寵曰。山水驟至。豈有長存。不旬日。自退矣。關公雖來攻城。已遣

別將在邲下。

今河南邲縣是也。

自許以南百姓擾擾。

關公所以不敢輕進。乃慮吾軍襲其後也。今

若棄城而去。洪河以南。非國家之有矣。願將

軍耐守此城。以為國家之保障。仁拱手稱謝。

曰。非伯寧之教。則悞大事也。遂騎白馬上城。

聚衆將而發誓曰。吾受國家厚恩。委守此城。

但有言棄城而去者。白馬為例。言訖。斬白馬。

於水中。諸將皆曰。願以死據守。仁大喜。就城

上設弓弩數百。軍士晝夜防護。不敢怠意。老

幼居民。擔土石填塞城垣。旬日之內。水勢果退。關公自擒于禁等。威震天下。無不驚駭。忽子關興前來寨內省親。公就令興齎諸官立功文書。赴成都去見漢中王。各求陞遷。興拜辭了父親。迺投成都去訖。却說關公分兵一半。直抵邾下。公自領兵四面攻打樊城。當日關公自到北門。立馬揚鞭。指而問曰。汝等鼠輩。不來早降。更待何時。如打破城池。寸草不留。正言間。曹仁在敵樓上。見關公在麾蓋之

下。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綠袍。傍若無人。欲
催士卒打城。仁急招五百弓弩手。望麾蓋下
一齊射之。公急勒回馬時。右臂上中一弩箭。
翻身落馬。未知性命如何。

關雲長刮骨療毒

却說曹仁見關公落馬。即引兵衝出城來。被
關平一陣殺回。救父歸寨。拔箭血流不息。右
臂青腫。不能動止。關平慌與裒將商議曰。父
親若損此臂。安能出敵。不如暫回荊州調理。

司馬王甫曰。君言正合吾意。甫與平入帳。見關公坐於帳上。全無疼痛之意。公問曰。汝等來有何事。甫告曰。某等因見君侯右臂損傷。恐臨敵致怒。衝突不便。衆議之。可暫班師回荊州調理。公大怒曰。吾取樊城。只在目下。取了樊城。拔去後患。却長驅大進。迺到許都。勦滅操賊。以安漢室。吾之願也。豈可因小瘡而誤大事耶。汝等特來慢吾軍心耳。王甫等羞慙而退。公叱退衆將。終是臂痛。衆將見公不

肯退兵。瘡又不痊。只得四方問訪名醫。忽一日。有一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直至寨中。小校引見關平。平視其人。恠巾異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國譙郡人也。姓華。名陀。字元化。聞知君侯乃天下大義之士。今中毒箭。特來醫治。平曰。莫非昔日醫東吳周泰者乎。陀曰。然。平大喜。請衆謀士相見。引入中軍。此時關公本是臂疼。恐慢軍心。無可消遣。正與馬良奕棋。平引陀入帳。拜見父親。禮畢。賜坐。茶。

罷。陀請臂視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陀看視。陀曰。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有烏頭藥毒。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則無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陀曰。只恐君侯憊耳。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憊哉。陀曰。當於靜處立一標柱。上釘大環。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利之器。割開皮肉。直至於骨。刮去藥毒。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自然無事。但恐君侯憊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

柱環。令設酒席相待。公飲數盃酒畢。一面與馬良奕棋。伸臂令陀割之。陀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於臂下接血。陀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公曰。汝割。吾豈比世間之俗子耶。任汝醫治。陀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陀用刀刮之。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奕棋。須臾血流盈盆。陀刮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公大咲而與多官曰。此臂屈伸如故。並無痛矣。陀曰。

某為醫一生。未曾見此君侯。真乃天神也。後史官有詩曰

治病然分內。外科世間妙。藝苦無多。神威罕及。惟關將。聖手能醫說。華陀骨上肉。開應刮毒。盆中血滿。若流波。樽前對答。猶談咲。青史英名。永不磨。

又讚華陀詩曰

刮骨便能除箭毒。金針玉刃若通神。華陀妙手高天下。疑是當年秦越人。秦越人者春秋時之

扁鵲也

關公箭瘡治畢。忻然而笑。設席飲酒。華陀曰。君侯貴恙。必須愛護。切勿怒氣觸之。不過百日。平復如舊。公以金百兩肅之。陀曰。某為君侯。乃天下之義士。特來醫治。何須賜金。陀固辭不受。留藥一貼。以敷瘡口。作辭而去。却說關公擒了于禁。斬了龐惠。威名大震。華夏皆驚。連絡不絕。報到許都。曹操大驚。聚文武商議曰。孤素知關公。智勇蓋世。今據荊襄。如虎

生翼。况新擒了于禁。斬了龐惠。魏兵銳氣墮
矣。倘關公率兵一至許都。如之奈何。孤欲遷
都以避之。班中一人厲聲而諫曰。不可。泉視
之。乃河內溫城人也。司馬雋之孫。司馬防之
子。司馬朗之弟。覆姓司馬。名懿。字仲達。操曰。
何為不可。懿曰。于禁等被水所淹。非戰故也。
於國家大計。未必有損。今劉備孫權外親內
疎。關將得志。孫權必不喜。可遣使去東吳陳
說利害。令權暗暗起兵。躡關將之後。許割江

南之地以封孫權。則樊城之圍自解。言未盡。一人出曰。仲達之言。正是金玉之論。望王上可遣使命往東吳約會便了。何必遷都以動衆耶。操視其人。乃楚國平阿人也。姓蔣名濟。字子通。與司馬懿皆為丞相府主簿。操依允。遂不遷都。操忽想起龐惠之忠。淚流滿面。而言曰。孤知于禁三十年。何期臨危返不如龐惠也。司馬懿蔣濟勸曰。王上少慮。可遣使行。操曰。雖遣使去會東吳。目今必得一員大將。

以當關公之銳。言未畢。階下一人應聲而出。曰。某願一往。操視之。乃河東楊人也。姓徐。名晃。字公明。操大喜。遂撥精兵五萬。令徐晃為將。呂建副之。克日起兵。前至陽陵坡駐扎。看東南有應。然後大舉。且說曹操遣使來到東吳。見了孫權。說割江東荆襄以為封爵。望早進兵以襲關將之後。而取荊州。孫權依允。即修書令使回。乃聚文武商議。張昭曰。近聞關公擒于禁。斬龐惠。威震華夏。操欲遷都以避。

其銳。今樊城危急。故遣使求救。事定之後。又反覆矣。權未及發言。人報呂蒙乘小舟離陸口。私自回來。有面稟之事。權召入問之。蒙告曰。今關公提兵在襄樊。妄自尊大。以為天下無敵。某因彼遠出。欲取荊州。若得荊州。則關公可擒矣。况關公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定。不可以心腹待也。某今取之。必得也。今若不取。後必為江東之大患也。願主公可察之。權曰。孤欲壯取徐州。若何。蒙曰。今操遠在

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
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
騁。不利水戰。縱然一鼓而得。亦用軍七八萬。
守之猶未可保。不如先取荊州。全據長江。別
作良圖。此為上策。權曰。孤欲取荊州。特以試
卿耳。子明速與孤圖之。孤當隨後便起兵也。
蒙曰。今今來使回報曹操。却說呂蒙辭了孫
權。回於陸口。哨到江邊一帶上下。見或二十
里。或三十里。沿江高阜處。有烽火臺。又聞荆

州兵整肅。預有準備。蒙大驚。遂回陸口。詐病不出。使人回報。吳侯權見事不諧。呂蒙患病。心中憂快不定。忽一人進言曰。呂蒙非真病。必然詐也。權視之。乃吳郡吳縣人也。姓陸。名遜。字伯言。吳侯曰。汝既知其詐。可往視之。陸遜領命。星夜至陸口寨中。見呂蒙果無病色。遜曰。某奉吳侯命令。教搵子明貴恙。蒙曰。某病軀有失迎待。遜曰。昔日吳侯以重任付公。公乘時而不動。空懷鬱結。何也。蒙視陸遜。良

久不語。遜又曰。余有小方能治將軍沉痾之疾。未審聽納否。蒙慌起身屏退左右。而問曰。伯言良方。乞早教之。遜曰。子明之志則大矣。子明之疑甚盛乎。某雖年幼。見識淺短。昨知將軍之來。深有意於荊州矣。今推病不出。必疑荊州兵整肅。沿江有烽火臺之警耳。予有一計。成就將軍之謀。令沿江守吏不能舉火。荊州之兵束手歸降。可乎。蒙大驚而謝曰。伯言之語。誠某心腹之論也。安敢隱匿。誠如是。

耳。願請伯言教之。陸遜曰。關公倚恃英雄。自料無敵。必敗於人。兵法云。欺敵者必亡。其所慮者。惟將軍也。將軍乘此機會。託疾辭職。以陸口與他人。他人卑辭讚美。關公以驕其心。則盡撤荊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荊州無備。可用一旅之師。沿江用詐計而行。則荊州在於掌握之中矣。蒙聽畢。大喜而言曰。真乃吳主之福也。幸得伯言為輔佐。江東無憂矣。由是呂蒙託病不起。同遜還建業。來見吳侯孫權。

問蒙曰。公體若何。蒙曰。某實無病。乃慢兵之計。關公所慮者。某也。某今辭職。另差人去守陸口。則關公無復隄備矣。乘其不備。於中取事。無有不克。權曰。卿離陸口。誰可代此職。蒙曰。遍觀諸將中。非此人。不可代此任。未知呂蒙所薦何人。下回便見也。

呂子明智取荊州

却說吳侯與呂蒙曰。陸口之職。昔日周瑜保魯肅。肅後保卿。今卿須保才德兼全者。以代

之可也。蒙曰。陸遜有王佐之才。堪任此職。別無高明遠見之臣也。若用遜前去守之。外觀其動靜。內察其形便。荊州可取無疑矣。此人內藏韜畧。不露於外。若用名譽重者。關公必有隄防。荊州豈能取也。權大喜。即日拜陸遜為偏將軍。右都督。代蒙守禦陸口。遜拜辭曰。某乃年幼無學。荷蒙大任。恐負所託。權曰。子明保卿必不差錯。卿毋推辭。遜拜謝。受了印綬。連夜往陸口來。交割馬步水三軍已畢。遜

遂修書一封。具名馬一匹。異錦兩端。酒禮等物。遣使齎到樊城。來見關公。公正坐中軍帳上。將息箭瘡。按兵不動。忽一人報說。江東陸口守將呂蒙病危。孫權取回調理。近拜陸遜為將。代呂蒙執事。今遜差人齎書禮。拜見君侯。關公指來使而言曰。孫權見識淺短。何用孺子為將也。我荆州有泰山之安。吾復何憂。來使伏於地上。戰慄而言曰。陸將軍特呈書備禮。一來與君侯作賀。二來兩家和好。幸乞

笑留公拆書觀之。書曰

東吳陸遜謹百拜致書。大漢將軍麾下。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捲。共獎王綱。近某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且于禁等見獲。遐邇稱羨。以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窺望麾葆。音保操猾虜也。忿不思難。

恐潛增泉。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
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仗術。軍勝彌
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
遲。忝所不堪。喜隣威德。樂自傾蓋。雖未合
策。猶可懷也。倘明注仰。有以察之。僕不勝
忻仰之至。建安二十四年秋九月。東吳陸
遜再拜。

關公看畢大喜。仰面大哭。令左右收了禮物。
管待來使。使回見陸遜曰。關公忻喜。無復憂

江東之意也。遜大喜。密差人探得關公果然
徹荊州之兵大半。赴樊城聽調。只待箭瘡痊
可。便欲進兵。遜察知備細。即差人星夜報與
吳侯。孫權召呂蒙曰。今關公果徹荊州之兵
攻取樊城。今可設計。卿與吾弟孫皎同引大
軍。左右都督去取荊州。皎字叔明。乃權叔父
孫靜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以某有能。可當
獨用。若以征虜將軍有能。便請獨任。豈不記
得昔日周瑜程普為左右都督。共破江陵。雖

是決於周瑜。晉自恃久與國家為將。因此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願主公思之。孫權大悟。遂拜呂蒙為大都督。總制江東諸路軍馬。令孫皎在後接應糧草。蒙拜謝。點兵三萬。快船八十餘隻。會水者皆穿白衣。扮作商人。却將精兵伏於艍音音艍音音船中。乃深底之船也次調韓當、蔣欽、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等七員大將相繼而進。其餘皆隨吳侯為合後救應。調遣已畢。蒙告吳侯。當先遣使去往許都。令

曹操進兵。以襲其後。使領命去訖。却說呂蒙預先傳報陸遜。後獲白衣人。駕快船十餘隻。往潯陽江進發。晝夜趲行。直抵北岸。江邊烽火臺上守臺軍問之。吳人答曰。我等皆是商客。江中阻風。到此一避。蜀軍從之。數人上岸交送財物。因此客泊在江邊。約至二更。艍艟中精兵齊出。將烽火臺上官軍縛倒。一箇暗號起。八十餘舡精兵俱出。將緊要去處墩臺之軍捉於舡中。不傷一人。却長驅大進。迤取。

荊州無人知覺。後人有詩曰

養子當如孫仲謀。呂蒙談笑便封侯。白衣
搖櫓真奇計。一舉荊襄取次休。

呂蒙在舡中。將沿江整臺所獲官軍。以厚恩
結之。將自己衣食賜與諸官。因此感恩無怨。
却說呂蒙召諸官問之曰。取荊州之計。當何
如。荅曰。某等感將軍不殺之恩。願獻荊州。以
報盛德。蒙曰。何以得之。降官荅曰。某等皆在
城下。虛報聲息。賺開城門。縱火為號。唾手可

得蒙大喜。重加賞賜。就令引領取城。比及半夜。到城下。叫門。門吏認的是荊州之兵。開了城門。一陣火起。吳兵齊入。襲荊州已畢。呂蒙便差百餘騎。齎榜文於各處張掛。安民曉諭。吳兵如有妄殺一人者。夷其三族。妄取人家財物者。按軍法治之。於是居民皆秋毫無損。次日天明。家家香火迎接。蒙傳示曰。但有原任官員吏典。仍還舊職。却將關公家屬。另與別宅恩養。是日大雨。蒙上馬。引數騎點看四

門忽見一人。取民間箬笠以蓋鎧甲。蒙喝左
右執下。問之。乃鄉人也。蒙曰。吾平生不殺同
鄉同姓之人。但號令已出。使衆軍不許妄取
民間一物。汝今既犯。雖是同鄉。且吾昔日之
盟。私也。今日之令。公也。焉可以私已之盟。而
亂公法也。叱左右拏下斬之。其人泣而告曰。
某恐雨濕官鎧。故取遮蓋。非為私用。乞將軍
念故鄉以憐之。蒙亦泣曰。吾固知汝為蓋官
鎧。終是不該取民間之財物也。再有何說。速

推下斬之。梟首示衆。蒙乃痛哭。葬之。荊州之民皆感其德。軍中震慄。路不拾遺。後人有詩曰。

一笠覆官鎧。猶然遭重刑。荊州萬民心。從此俱安寧。

呂蒙撫民已畢。忽報吳侯至。蒙出廓迎接入衙。權復請潘濬為治中。掌荊州事。監內取于禁出。安民賞軍。設宴慶賀。權與呂蒙陸遜計議曰。獨有公安傅士仁。南郡糜芳。此二處如

何收復言未畢一人出曰。不須張弓隻箭。某憑三寸撥浪之舌。說傅士仁來降可乎。臬視之。乃會稽餘姚人也。姓虞。名翻。字仲翔。吳侯曰。以何良策。可使傅士仁歸降也。翻曰。某自幼與仁契交。若以利害說之。彼必歸矣。權就令虞翻領五百軍。迺奔公安。却說傅士仁聽知荊州有失。望見城頭塵起。急令閉了城門。堅守不出。虞翻見城門緊閉。遂寫書拴於箭上。射入城中。軍士拾得。來見傅士仁。仁拆封。

視之。書曰

切聞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避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謂賢哲。知存知亡。是識吉凶。大軍之行。斥堠不及舉火。此非天命也。必有內應也。為將不諳此理。獨據孤城。而不早降。是欲毀宗滅祀。為天下之譏笑也。荊州已失。生路一塞。度其地勢。將軍在吾軍舌上耳。奔走不得免焉。切為故人慮。願熟思之。毋致後悔。故人虞翻拜書。

傅士仁覽畢。想起關公去日恨說之意。不如
早降。即令大開城門。請虞翻入城。二人禮畢。
各訴舊情。翻稱吳侯寬洪大度。禮賢下士。仁
大喜。即日同虞翻齎印綬來降。吳侯孫權大
喜。仍令去守公安。呂蒙密與權曰。目今關公
未獲。久必有變。只可重賞。而使招糜芳歸降。
遂為上策。權召傅士仁曰。南郡糜芳與卿交
厚。卿可招來歸降。孤自當封爵。超越於舊也。
傅士仁慨然領諾。遂引十餘騎。逕投南郡。招

安糜芳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五

終